

佩文齋書畫譜

第二
卷
八
冊

佩文齋書畫譜目錄

第七十五卷

歷代名人書跋六

唐柳公權西平王碑

唐柳公權何進滔德政碑

唐柳公權李石神道碑

唐柳公權康約言碑

唐柳公權高重碑

唐柳公權起居郎劉君碑

唐柳公權尚書馮宿碑

唐柳公權書蘇夫人墓誌

唐柳公權玄秘塔碑

唐柳公權復東林寺碑

唐柳公權楷書度人經

唐柳公權小字清淨經

唐柳公權陰符經序

唐柳公權書金剛經

唐柳公權書驛路記

唐柳公權書嵇叔夜絕交書

唐柳公權蘭亭書帖

唐柳公權謝紫絲鞞鞋帖

唐柳公權赤箭帖

唐柳公權謝人惠筆帖

唐柳公綽武侯祠記

唐姚向書鄭權碑

唐唐玄度李藏用碑

唐唐玄度十體書

唐杜牧書張好好詩

唐溫庭筠書湖陰曲

唐裴休圭峰禪師碑

唐顏稷靖居寺碑

唐董景仁杜順和尚碑

唐俞珣書陳果仁告身并捨宅造寺疏

唐高駢書礪溪廟記

唐于僧翰尊勝經

唐于範書

唐任迪處州夫子廟碑

唐柳知微孔府君神道碑

唐唐彥謙張將軍新廟記

唐唐彥謙王重榮德政碑

唐韓偓墨蹟

唐韓偓手簡十一帖

唐柳懷素濟安侯廟記

唐王說梁公儒碑

唐王奂之潤州陀羅尼經幢

唐楊承和邠國公功德銘

唐釋懷仁集王羲之書聖教序

唐釋懷仁聖教序真蹟

唐釋翹微正書岑君德政碑

唐釋懷素自序帖

唐釋懷素千文

唐釋懷素絹本草書千文

唐釋懷素洪州詩

唐釋懷素北亭草筆

唐釋懷素逐鹿帖

唐釋懷素七帖

唐釋懷素別本六帖

唐釋懷素草書清淨經

唐釋懷素客舍等帖

唐釋懷素酒狂帖

唐釋懷素食魚帖

唐釋懷素聖母帖

唐釋懷素醉僧帖

唐釋懷素高坐帖

唐釋懷素四帖

唐釋齊己名茶記

唐釋高閑草書

唐釋高閑千字文

唐釋懷暉實際碑

唐釋齊操行書大泉寺新三門記

唐釋無可寂照和尚碑

唐吳彩鸞書唐韻

唐房璘妻高氏書安公美政頌

唐房璘妻高氏書石壁寺鐵彌勒像頌

五代楊凝式題名

五代楊凝式詩碑

五代楊凝式墨蹟

五代楊凝式灘院記

五代楊凝式侍御帖

五代楊凝式起居帖

五代楊凝式韭花帖

五代楊凝式夏熱帖

五代王文秉小篆千字文

五代王文秉紫陽石磬銘

五代王仁恭法門寺重修塔廟碑

五代李鶚書汾陽王真堂記

五代徐鉉紫極宮石磬銘

五代徐鉉隸書貞素王君碑

五代任德筠本業寺碑

佩文齋書畫譜卷第七十五

歷代名人書跋六

唐柳公權西平王碑

右唐李晟碑裴度撰碑載西平子十二人愿聰總孫憑恕憲懇懿聽基慤唐史宰相世系表所書亦同而新舊史列傳皆云晟十有五子舊史云侗偕無祿早世豈以侗等早世故碑不載歟又李石撰李聽碑云西平有子十六人疑更有未名而卒者爾元和姓纂載西平子十人以碑校之姓纂闕聰總憑懿四人而孫慤二子墓碑舊史皆無之又其倫次差謬亦以碑爲正

金石錄

右唐西平郡王李晟碑裴晉公撰柳公權正書晟在唐功蓋天下可謂偉矣唐書列傳敘其官時與碑不合碑謂晟由左清道率歷三府右職累遷光祿太常卿傳則云授特進試太常卿碑謂晟爲涇原四鎮北庭節度都知兵馬使代宗徵之以左金吾衛將軍爲神策兵馬使傳則云以右金吾衛大將軍爲涇原四鎮北庭兵馬使碑謂晟平蜀還授檢校太子賓客而傳不書碑謂建中二年以晟爲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加御史中丞尋拜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傳則云晟爲神策先鋒加檢校左散騎常侍兼魏府左司馬尋授御史大夫碑謂皇居失守授晟檢校工部尚書充神策行營節度傳則云詔拜神策行營節度使碑謂大駕再遷加檢校右僕射尋轉左僕射同平章事兼京兆尹神策軍京畿鄜坊節度觀察等使管內及商華等州副元帥復詔晟兼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又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節度招討使又進京畿渭北鄜坊商華兵馬副元帥傳則云進晟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詔晟兼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又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節度招討使又進京畿渭北鄜坊商華兵馬副元帥碑謂鑾輅爰歸拜司徒兼中書令俄以本官兼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觀察等使及四鎮北庭涇原等州副元帥改封西平郡王傳則云拜晟司徒兼中書令尋拜鳳翔隴右涇原節度使兼行營副元帥徙王西平郡晟之碑作於當時而史成於後代要當以碑爲是

金華琳琅

唐柳公權何進滔德政碑

何進滔德政碑唐翰林學士承旨兼侍書柳公權撰并書進滔唐書有傳開成五年立其高數丈制度甚閎偉今在河北都轉運使公解園中

集古錄

右唐何進滔德政碑進滔事迹固無足取而柳公權書法爲世模楷此碑尤爲雄偉政和中大名尹建言磨去舊文別刊新製好古者爲之歎惜也

金石錄

唐柳公權李石神道碑

李石碑柳公權書余家集錄顏柳書尤多惟碑石不完者則其字尤佳非字之然也譬夫金玉埋沒於泥滓時時發見其一二則粲然在目特爲可喜爾熙寧三年季夏既望書

集古錄

唐柳公權康約言碑

康約言碑柳公權撰并書約言宦者爲河東監軍唐自開元以後職官益濫始有置使之名歷五代迄今多因而不廢世徒知今之使額非古官襲唐舊號而不知皆唐宦者之職約言在太和開成間嘗爲鴻臚禮賓使又爲內外客省使以此見今之使名自樞密宣徽而下皆唐宦官職也又以見鴻臚卿寺亦以宦者爲使於其間約言又爲宣徽北院副使又見當時南北院宣徽皆有副使也治平甲辰秋社前一日書

集古錄

唐柳公權高重碑

右高重碑元裕撰柳公權書唐世碑刻顏柳二公書尤多而字體筆畫往往不同雖其意趣或出於臨時而亦繫於模勒之工拙然其大法則常在也此碑字畫鋒力俱完故特爲佳矧其墨蹟想宜如何也治平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書

集古錄

唐柳公權起居郎劉君碑

右唐起居郎劉君碑劉氏世墓在彭城叢亭里紹聖間故陳無已學士居彭城以書抵余曰近得柳公權所書劉君碑文字磨滅獨公權姓名三字煥然余因求得之碑殘缺然可識者猶十三四不忍棄故錄之

金石錄

唐柳公權尚書馮宿碑

此碑柳書結字小差勝玄秘塔碑尚不堪與薛稷鴈行楊用修云亞於廟堂碑過矣大都柳書筋骨太露不免支離宜米南宮之鄙爲惡札而宣城陳氏之笑其不能用右軍筆也

石墨鐫華

唐柳公權書蘇夫人墓誌

近世注杜詩者數十家無一字一義可取蓋欲注杜詩須去少陵地位不大遠乃可下語不然則勿注可也今

諸家徒欲以口耳之學揣摩得之可乎書家以鍾王爲宗亦須升鍾王之堂乃可置論耳爾來書法中絕求柳誠懸輩尚不可得書其可遽論哉然予爲此言非獨觸人亦不善自爲地矣覽者當粲然一笑也嘉定元年四月己酉陸游書

渭南集

唐柳公權玄秘塔碑

右唐大達法師玄秘塔銘裴休文柳公權書石刻在西安府學會昌元年所建唐法書家前有歐虞褚薛後有顏柳而柳所論心正則筆正雖一時格君之言要爲書法第一義也

東里續集

大達法師玄秘碑柳公權正書歐陽公嘗謂物之所遭有幸不幸詩書遭秦不免煨燼而浮屠老氏以託於字畫之善遂見珍蓄若此碑是已嗚呼繼流之藉文字以傳後世如予之所錄蓋不止於一玄秘也

金雞琳瑯

玄秘塔銘石刻在關中會昌元年建柳學士公權書裴觀察休撰又十二年休始以鹽鐵使入相所著楞嚴義解諸所叅會妙入玄宗出彼法中居士長者之流邪此碑柳書中之最露筋骨者道媚勁健固自不乏要之晉法亦大變耳

弇州山人集

唐柳公權復東林寺碑

唐湖州觀察使崔黯撰柳公權書東林寺會昌中廢之大中初黯爲江州刺史而復之黯之文辭甚適麗可愛而世罕有之

集古錄

復東林寺碑柳河東書是年爲大中丁丑河東自太子賓客復拜常侍又二載以太子少師元會占奏耄謬奪俸書碑時蓋已幾八十矣中多作率更體而小變遒勁爲文弱亦可愛矣

弇州山人集

唐柳公權楷書度人經

硬黃小字臨黃庭曩曾見之獨小字度人經未之見此開成年柳誠懸得意細楷也有宣和題標可證時一展誦便到黍珠鬱羅蕭臺又何必太清頂顙之表前集賢待制馮子振奉皇姊大長公主命題

書畫題跋記

正書之擅名者自魏鍾繇而至於宋僅得四十四人而唐柳誠懸實錚錚乎其間則夫墨妙筆精有不待贊矣其入宋祕府凡六帖而書度人經者二此卷特其一爾是經乃晉宋人僞作至誠懸時相傳稍久故信而書之近代紫陽方回則謂五季蜀王建時道士王喬始造且確然弗自疑不幾於甚可笑歟使回見誠懸書此吾知

其顙有泚矣 宋學士集

唐柳公權小字清淨經

右唐柳公權小字清淨經予得舊搨本於四明豐解元坊豐得之鄉人徐蘭蘭好作隸字不師漢人而師宋廬陵朱協極蘇學嘗有協極所書敬齋箴石刻字畫無法俗惡可厭後之人乃有好之如徐氏者亦其所遭然也因識此漫及之 金薤琳琅

余曾見柳誠懸小楷度人經遒勁有致蔡君謨茶錄頗倣之世未有傳者此清靜經似永興破邪論海上潘氏所藏宋帖也其昌 戲鴻堂法帖

唐柳公權陰符經序

右陰符經序鄭澣撰柳公權書唐世碑碣顏柳二家書最多而筆法往往不同雖其意趣或出於臨時而摸勒鐫刻亦有工拙公權書高重碑余特愛摸者不失其真而鋒鋷皆在至陰符經序則蔡君謨以爲柳書之最精者云善藏筆鋒與余之說正相反然君謨書擅當世其論必精故爲誌之治平元年二月六日書 集古錄
柳誠懸書至此極矣然人之好尚亦難齊矣李西臺愛柳尊師志歐陽公愛高重碑惟君謨獨喜此序謂善藏筆鋒自是書家所共恐不能盡其妙處觀其平時論曰尖如錐捺如鑿不得出只得却文宗問之曰凡縛筆頭極緊一毛出即不堪用然藏鋒在得筆意非極工於筆亦不能也宜公權戒此 廣川書跋

唐柳公權書金剛經

誠懸以書聞四方史謂當時中外大臣家書碑刻銘不煩手筆者子孫以爲孝敬不足故昔時高麗百濟入貢多齎貨貝以購書名之重後世莫及然此經本書於西明寺後亦屢改矣經石幸存不墜兵火柳玘謂備有鍾王歐虞褚陸之體今考其書誠爲絕藝尤可貴也 廣川書跋

唐柳公權書驛路記

公權書往往以摸勒失其真雖然其體骨終在也 集古錄

唐柳公權書嵇叔夜絕交書

余幼年來崇仁得柳誠懸所書嵇叔夜絕交書石本云是中書梅亭李公攜歸蜀物是時余未識柳公筆法亦

不知此石鐫勒之精否摹搨之工拙也後官成均與鄆人曹彥禮先生同館見其所藏柳公易賦靈寶經真蹟非惟筆精墨妙嚴勁縝密神采飛動至於界畫黏綴硬黃搗練各極其工之精者矣留几格臨玩僅半歲博古好雅者以重金購諸曹氏後雖數見不能久矣歸田以來百慮消盡時憶故物了然心目之間則亦不可謂全無累於塵影者矣而謔致榮乃得絕交書墨跡與石本並卷亦云是李公蜀物也而余目障成痼略不能辨波磔點畫於茫眇之際傳曰盲者無以與乎五色之觀雖有至寶邈然不知深以爲悵惘書其後而歸之

唐柳公權蘭亭書帖

自襖叙出右軍筆玉匣蘭亭龍孫定武外石刻何啻百千本而孫興公文及諸賢詩寥寥無傳者獨柳誠懸少師嘗一錄之見宣和書譜柳法道媚勁健與顏司徒媲美書家謂驚鴻避弋飢鷹下韝不足喻其驚急去山陰室雖遠大要能師神而離跡者也余從顧氏所驟見之恍然若未識久看愈妙因捐一歲俸獲之仍爲歌志於後

舟州山人藁

柳少師書與公後序及諸賢詩而不書襖帖政自不敢與逸少抗衡耳供奉不復題黃鶴樓意邪古人虛心服善類如此顧其書每於險中生態枯澀纖穠掩映相發非復世所能髣髴夫以晉人霏霏玉塵之談又得公書遂成兼美譬諸絕代人快歌陽春使人心愉耳攝應接不暇耳卷初歸吾郡顧汝修家以得諸市盲兒錢不滿百元美先生竟以十萬錢購去其珍賞好事如此始拂拭武陵之手繼長價琅邪之門會其時哉可存一慨

廷韓集

唐柳公權謝紫絲鞞鞋帖

柳公權謝紫絲鞞鞋帖筆勢往來如用鐵絲糾纏誠得古人用筆意

山谷集

唐柳公權赤箭帖

唐柳公書當時自九重至外夷無不受重史稱其結體勁媚蓋筆諫之意先形心畫此所以爲貴亦猶魏元成忠直而嫵媚邪後世真蹟日少賴石刻僅存典刑予官行都有朝士楊文昂蓄公碑三十餘種往往來自西北其在東南者山南西道修驛路記和州陋室銘贛州閑禪師碑台州國清寺額翠屏院天台佛三字題僧清觀簡及江州復東林寺碑耳東林近又煨燼或重惜之子笑曰趙明誠金石錄載何進滔德政碑在柳書中尤奇

偉政和間太和尹磨去別刊新製厄會至此殆不若東林之一炬太和蕭知節示赤箭帖求予一言夫顏筋柳骨古有成說此帖字瘦而不骨露沉著痛快而氣象雍容歐虞褚薛不足進焉昔歐陽文忠公最愛高重碑以為摹刻之工鋒銛皆在而蔡忠惠公則謂陰符經序善藏筆鋒柳書之最精者二說正相反每推忠惠善書而自云論此不同况晚輩寡學乎宜擇良工刻石傳之以俟識者微知節儒雅好事其孰能與此慶元六年九月辛巳

平園集

唐柳公權謝人惠筆帖

柳尚書極力變右軍法蓋不欲與襖帖面目相似所謂神奇化為臭腐故離之耳凡人學書以姿態取媚鮮能解此余於虞褚顏歐皆曾髣髴十一自學柳誠懸方悟用筆古淡處自今以往不得舍柳法而趨右軍也其昌

珊瑚網

唐柳公綽武侯祠記

右記裴晉公度撰柳尚書公綽書是時在武相元衡幕中三公勲業年位雖小異要之不愧忠武侯者柳於書不得稱名獨米元章謂其勝誠懸今觀其行筆飄灑雄逸無拘迫寒儉之態真足填篋第結構小疎不能運鐵腕捺磔間耳碑在成都可七百年矣完好尚如新得非以僻故存邪

金州山人集

右裴度撰文乃成化中重鐫者有御史榮華跋言子寬此書如端人正士筆法遒勁裴公文首稱秉事君之節者無開國之才得立身之道者無治人之術四者備矣惟武侯有之信如跋所言也玉泉公自蜀還見貽因記其後嘉靖丁巳六月八日雨中記也

蒼潤軒碑跋

唐姚向書鄭權碑

姚向書筆力精勁雖唐人工於書者多而及此者亦少惜其不傳於世而今人莫有知者惟余以集錄之傳得此而已熙寧辛亥孟夏清心堂書

集古錄

唐唐玄度李藏用碑

李藏用碑王源中撰唐玄度書玄度以書自名於一時其筆法柔弱非復前人之體而流俗妄稱借之爾故存之以俟識者

集古錄

唐唐玄度十體書

唐玄度十體書前本得於蘇氏後本得於李丕緒少卿丕緒長安人名家子喜收碑文二家之本大體則同而而文有得失故並存之覽者得以自擇焉

集古錄

唐杜牧書張好好詩

杜牧之書張好好詩未有灑盡滿襟淚短歌聊一書字漫不可摹樊川此書深得六朝人風韻余所見顏柳以後若溫飛卿與牧之亦名家也

容臺集

唐溫庭筠書湖陰曲

湖陰曲溫飛卿書似平原書而道媚有態米元章從此入門昔年殷司馬之孫持至長安留於案上兩月余以溫庭筠溫字頗漫疑是王黃華書黃華亦名庭筠字跡近米家父子故耳川中黃昭素乃謂此必曾入梁內府梁諱溫家遂磨去意或有之

容臺集

唐裴休圭峰禪師碑

圭峰禪師碑唐相裴休撰并書其文辭事跡無足採而其字法世所重也故錄之云

集古錄

圭峰禪師宗密法門龍象第以多所游講著述一時不能無疑於達摩慧能之宗旨而裴丞相休獨能知之然至累千言而爲之辨則亦贅矣自心而證者爲法隨願而起者爲行行有殊法則一即四語已盡之是時柳誠懸銘書名天下僅以之篆額而自書文者深欲有效於密也書法亦清勁蕭灑大得率更筆意裴能知密爲四依十地人其自待當亦不遠而沒後爲于闐王子願姓名於背豈猶未能離輪迴邪抑亦所謂隨願而現者也記於此俟耆宿質之

并州續纂

唐顏稷靖居寺碑

段柯古博綜墳素著書卓越可喜嘗與張希復輩敖上都諸寺麗事爲令以段該悉內典請其獨徵皆事新對切今觀靖居碑亦畫上人以其博涉三學故諉錄寺讚也文傷太擁釀要爲不凡雖奇澀不至若樊紹述絳碑之甚然亦軋軋難句矣碑大中中作而左金吾長史顏稷所書殊有楷法唐中葉以後書道下衰之際故

一作弗

東觀餘論

唐董景仁杜順和尚碑

碑在開佛寺董景仁行書亦清勁但小弱耳

集古錄

唐俞珣書陳果仁告身并捨宅造寺疏

陳果仁告身并妻軫靜緣捨宅造寺疏附疏後題云明政二年按隋書煬帝本紀大業十一年十月東海賊帥李子通擁眾渡淮僭稱楚王建元明政則明政二年乃大業十三年也唐高祖實錄武德二年四月隋禦衛將軍陳稜以江都降即以稜為總管九月李子通敗稜陷江都國號吳建元明政則明政二年是武德三年矣二說不同如此呂夏卿為余言若以大業十二年為子通僭號之二年則江都方亂煬帝安得南幸而唐實錄陳稜事可據則明政二年當為武德三年也隋書謬矣果仁終始事迹不顯略見於隋書云唐初為隋太僕丞元祐將煬帝已遇弑沈法興果仁共殺祐起兵據江表法興自稱總管大司馬錄尚書事承制置百官以果仁為司徒其事止見此爾開元中僧德宣為果仁記捨宅造寺載其世家頗詳而其功閥官爵歲月多繆德宣言中毒以死而宅疏言見屠戮當以宅疏為是德宣文辭不足錄獨採其世次事迹終始著之俾覽者覈其真偽而少益於廣聞煬帝本紀高祖實錄皆唐初人所撰而不同如此何哉

集古錄

唐高駢書磻溪廟記

磻溪廟記張翔撰高駢書駢為將嘗立戰功威惠著於蠻蜀筆研固非其所事然書雖非工字亦不俗蓋其明爽豪雋終異庸人至其惑妖人呂用之諸葛殷等信其左道以冀長年乃騎木鶴而習凌虛仙去之勢此至愚下品皆知為可笑而駢為之惟恐不至者何哉蓋其貪心已動於內故邪說可誘於外內貪外誘則其何所不為哉

集古錄

唐于僧翰尊勝經

右尊勝經于僧翰書僧翰筆畫雖道勁然失分隸之法遠矣所以錄者亦自成一家而為流俗所貴故聊著之庶知博采之不遺爾

集古錄

唐于範書

于範書險瘦自有體裁唐人書大抵有法而於文則或不工未者勝也範書自序感戀增懷皆書詞所避咸通

間唐制不行於天下久矣後生不習典禮可增歎也梁制牋書有增懷語者不得答書答中彼此感恩乖錯者州望須刺大中正處入清議終身不得仕唐紅亭記立制凡稱感者徒二年其法至重梁制至唐雖未必盡用然陸贄所定行於貞元不應咸通間盡廢也

廣川書跋

唐任廸處州夫子廟碑

處州夫子廟碑任廸行書咸通四年刺史王通古重立以傳考之李繁作學官處州當元和二年至僖宗而碑以廢後世以昌黎公文故又刻石於學存之

廣川書跋

唐柳知微孔府君神道碑

孔岑父碑鄭綱撰柳知微書其碑云有子五人載戢戢戢戢戢戢按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岑父六子戢之下又有威表據孔氏譜譜其家所藏碑文鄭綱撰綱自言與孔氏有世舊作碑文時戢等尚在然則譜與碑文皆不應有失而不同者何也予所集錄與史傳不同者多其功過難以碑碣爲正者銘誌所稱有褒有諱疑其不實至於世系子孫官封名字無情增損故每據碑以正史惟岑父碑文及其家譜二者皆爲可據故並存之以俟來者治平元年三月二十二日侍上御崇政疎決繫囚退遂家居謝客因書

集古錄

唐唐彥謙張將軍新廟記

張將軍新廟記李巨川撰唐彥謙書張魯事史傳詳矣巨川文辭匪工所錄者彥謙書爾彥謙書頗知名於世故略存其筆蹟也

集古錄

唐唐彥謙王重榮德政碑

王重榮德政碑歸仁澤撰唐彥謙書重榮當唐之末再逐其帥遂據河中雖破黃巢平朱玫之叛有功於一時而阻兵名亂爲唐患者多矣碑文辭非工而事實無可采所以錄者俾世知求名莫如自修善譽不能掩惡也考重榮之碑豈不欲垂美名於千載而其惡終暴於後世者毀譽善惡不可誣故也彥謙以詩知名而詩鄙俚字畫不甚工皆非余所取也治平元年清明前一日書

集古錄

唐韓偓墨蹟

唐韓偓爲詩極清麗有手寫詩百餘篇在其四世孫奕處偓天福中避地參州之南安縣子孫遂家焉慶曆中

予過南安見奕出其手集字極淳勁可愛後數年奕詣闕獻之以忠臣裔得司士參軍終於殿中丞又予京師見僊送誓光詩亦墨蹟也與此無異

江少虞皇朝事實類苑

唐韓僊手簡十一帖

余觀韓致堯出內庭後詩忠義感激詩語亦清壯超一時體律未嘗不歎賞也今觀十一帖字字筆到亂離中借衣乞米真復可憐囑李右司狀情至曲折可喜元祐元年十月己亥黃庭堅

山谷集

唐韓致堯手簡十一帖計其歲月四百餘年矣觀古人率爾而作八法俱備今人雖盡思爲書不能到也中有楊學士一帖蘭齋慕其姓職相同因以市之爲什襲之藏暇日出示命識其後云延祐丙辰冬十月既望後三日張仲壽題於有何不可之閣

珊瑚網

唐柳懷素濟安侯廟記

濟安侯廟記在華州蓋昭宗自華歸長安褒賞節度使韓建而及於城墉之神者也記爲諫議大夫李巨川撰拾遺柳懷素書其所載七月甲午建迎上於富平丙午至華州命建與丞相參大政固辭其年爲大京兆光化元年加大傅興德尹與史皆合特巨川所諫建辭過當後梁兵下華州以建所爲表檄書奏皆出巨川手又爲建畫策殺十六宅諸王逐禁旅斂藩鎮資數而僇之距碑成僅一年耳吾故記其事以戒夫文人之貳心而脂辭者

舟州山人藁

唐王說梁公儒碑

梁公儒碑于廣撰王說書公儒者世爲成德軍將公儒當王鎔時爲冀州刺史以卒其碑首題云唐故成德軍內中門樞密使特進檢校大保使持節冀州諸軍事冀州刺史團練守捉等使軍器作坊使其餘所領事職甚多皆當時方鎮常事不足書惟樞密使唐之末年内官之職其後方鎮遂亦僭置於此見之軍器作坊五代之際號內諸司使皆朝廷官然不見其始置時而今見於此豈方鎮之職朝廷因而用之邪將方鎮之盛亦僭置也公儒事迹無所取特以此錄之治平元年五月十八日書

集古錄

唐王奐之潤州陀羅尼經幢

陀羅尼經幢今在潤州寶墨亭中唐雲陽野夫王奐之書字畫頗爲世俗所重故錄之以備廣採

集古錄

唐楊承和邠國公功德銘

右唐邠國公功德銘右神策軍護軍中尉楊承和撰并書邠國公者內侍梁守謙也攷之唐史宦者守謙無傳惟憲宗十五年書中尉梁守謙王守澄者共立太子殺吐突承瓘及澧王憚而韓文公平淮西碑亦載守謙在帝左右嘗命之往撫蔡師夫守謙以一宦者而爵至上公予之錄此蓋將爲天下後世之戒而非徒取其文字也

金雞琳琅

此宦者梁守謙造經於興唐寺而護軍中尉楊承和爲銘之書之者也書全法歐陽蘭臺方整老勁所不及者結構小疎耳但頌宦者功德乃謂淮蔡之功十居其七將令裴李諸公何處生活

石墨鐫華

唐釋懷仁集王羲之書聖教序

書苑云唐文皇製聖教序時都城諸釋諉弘福寺懷仁集右軍行書勒石累年方就逸少真跡咸萃其中今觀碑中字與右軍遺帖所有者纖微克肖書苑之說信然近世翰林侍書輩多學此碑學弗能至了無高韻因自目其書爲院體由唐吳通微昆弟已有斯目故今士大夫玩此者絕少然學弗至者自俗耳碑中字未嘗俗也非深於書者不足以語此政和四年四月二十四日黃長睿書

東觀餘論

聖教序書法爲百代楷模病之者第謂其結體無別構偏傍多假借蓋集書不得不爾仲蔚謂出文皇手又經于志寧等潤色不無失真是不知咸亨中沙門懷仁摸集勒石而心經末有志寧等潤色題字蓋玄奘方於洛中總譯西域所齎經藏以志寧等領其事故云爾唐世宰相有兼譯經潤文使者即其職也凡唐藏經卷尾皆有諸公名姓此何與於書而仲蔚乃以是病之陋一至此乎展冊爲之失笑

并州山人葉

聖教序雖沙門懷仁所集書然從高宗內府借右軍行筆摹出備極八法之妙真墨池之龍象蘭亭之羽翼也余生平所見凡數十百本無踰於此者其波拂鈎磔妙處與真蹟無兩當是唐時搨本耳去歲嘉平得此本今年伏中復得定武蘭亭爲自快自賞者久之窮措大餘生一何多幸邪

并州續葉

右軍書蘭亭爲最然定武本不可復得其次莫如聖教序雖本緝集自唐迄今碑故在長安學無恙也余兩至長安摩挲其下不能去雖斷碑惡搨以爲尚有典刑况此是宋元間搨本學者易得蹊徑宜其爲書家珍襲也第搨久則刻殘刻殘則畫細學者又當求之言外

王泰常集

唐釋懷仁聖教序真蹟

古人摹書用硬黃自運用絹素此卷首有宋徽宗金書縹字與內景經同一黃素知爲懷仁一筆自書無疑書苑所云雜取碑字右軍劇迹咸萃其中非也黃長睿書家董狐亦以書苑爲據恨其不見真蹟輒隨人言下轉耳董其昌戲鴻堂法帖

此書視陝本特爲姿媚唐時稱爲小王書若非懷仁自運即不當命之小王也吾家有宋舍利塔碑云習王右軍書集之爲習正合余因此自信有會其昌又題同上

唐釋翹微正書岑君德政碑

右岑君德政碑乃唐雍州錄事參軍張景毓字燭微撰按碑岑君名禎字德茂南陽人也祖文本父景倩解褐爲參軍又爲蒲州司戶參軍又調補衢州司倉參軍乃擢授潤州句容縣令是碑因其去而立也碑今在縣治二門外今年秋予以試事赴句容旣失意日夕遊衍崇明寺託居民揭數碑以還柳沂江君指示此及寺中仆地石幢云是李北海所書又檢書史會要以示句容隱士若江君者可謂難得矣是日出少時與祝京兆往復詩藁及宋刻句容縣志自言遠祖江賓王與朱文公同年家有當時試錄在鄉中不及取后予迫試事歸昨始寄至因得摩挲墨本恍憶往事故記之云嘉靖戊午十月廿一日記蒼潤軒碑跋

唐釋懷素自序帖

世傳懷素書未有若此完者紹聖三年三月予謫居高安前新昌宰邵君出以相示予雖知其奇然不能盡識其妙予兄和仲特善行草時亦謫惠州恨不令一見也眉山蘇轍書畫題跋記

藏真自敘世傳有三一在蜀中石楊休家黃魯直以魚牋臨數本者是也一在馮當世家後歸上方一在蘇子美家此本是也元祐庚午蘇液攜至東都與米元章觀於天清寺舊有元章及薛道祖劉巨濟諸公題識皆不復見蘇黃門題字乃在八年之後遂昌邵宰疑是興宗諸孫則蘇氏皆丹陽里巷也今歸呂辨老辨老子子皆喜學書故於兵火之間能終有之紹興二年三月癸巳空青老人曾紆公卷題同上

蘇黃門題此帖時恨不令吾兄一見後東坡得見之則曾空青所謂馮當世家本也偶得坡翁跋語而山谷觀於石楊休家又得其說於名臣言行錄因具錄於後見蘇黃爲一代書宗所以評自敘者如此以爲博古者之

助耳跋語云僧藏真書七紙開封王君輩所藏君侍親平涼始得其一二而兩紙在張鄧公家其後馮當世又獲其三雖所從得異者不可考然筆勢奕奕七紙意相屬也君鄧公外孫而與當世相善乃得而合之余嘗愛梁武帝評書善取物象而此公尤能自舉觀者不以其過信乎其書之工也然其爲人儻蕩本不求工所以能工如此如沒人操舟無意於濟否是以覆却萬變而舉止自若其近於有道者邪言行錄云元祐中與子瞻穆父飲寶梵僧舍因作草書數紙子瞻賞之不己穆父無一言問所以但云恐公未見藏真真跡某心竊不平紹聖中貶黔中得藏真自敘於石楊休家諦觀數日恍然自得落筆便覺超異回視前作可笑然後知穆父之言不誣且恨其不及見矣

範翁家藏集

唐釋懷素千文

右懷素唐僧字藏真特以草書擅名當時而尤見珍於今世余嘗謂法帖者乃魏晉時人施於家人朋友其逸筆餘興初非用意而自然可喜後人乃棄百事而以學書爲事業至終老而窮年疲弊精神而不以爲苦者是真可笑也懷素之徒是矣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

集古錄

藏真此卷歐陽文忠公家物後有公跋語與集古金石錄所載同內缺百四十一字文徵仲太史手補之亦僅虎賁之似耳藏真書雖從二張草聖中來而結法極謹密微有不可識者或從心時波磔不應手也此卷字字欲仙筆筆欲飛是行世第一本由文忠而歷王文恪家轉入余手爲拈出差而不爲負矣公瑕敘其由來甚詳且謂不讓吾家河南哀冊或以爲知言云

龔州山人集

唐釋懷素絹本草書千文

右唐釋懷素絹本草書千文真跡舊藏嘉興姚公綬家公綬所藏法書甚多嘗自謂此卷爲第一云一字直一金故當時目爲千金帖公綬沒石田先生屢遣人物色之不可得後復流傳數家皆不賞識嘉靖丁亥人日忽有持示者余展卷驚歎恍然若失者累日因傾貲購得之按米元章書史及寶章待訪錄俱載有懷素絹本千文云沈邁所刻板本是也今板本不傳未知即是元章所見者不而宣和書譜載有懷素千文四此卷後有政和宣和三璽而贈尾繭紙中有內府圖書之印蓋即當時四卷中之一也又譜序稱素晚年所書評者謂與張芝逐鹿且云比其少作有加無已今觀此卷筆法謹密字字用意脫去狂怪怒張之習而專趨於平淡古雅其

後題云貞元十五年六月十七日於零陵書時六十有三正其晚年之作也此卷共用黃素八方每文接處以漢軍司印鉗記而書名及題年月處亦以是印印之且素理精密墨蹟如新真希世之寶也是歲冬十一月二十五日文嘉休承識

傳雲館帖

余家有懷素千文真蹟僅九百字飛動奇逸爲諸法書冠今得豫章宗侯所藏絹素千文閱之圓熟豐美又自具一種姿態大要從山陰派中來而間有李懷琳孫過庭結法或以素生平適放疑之當是種芭蕉濃瀟染葉時筆不然恐亦非周越高閑輩所辨也吾兩家其善有之斗女間雙紫氣不在干將莫邪矣

弁州山人筆

余雅好懷素草書時從搨本摹繪其形神端倪其變化終莫能得之已從朱司成象玄聞有千文真蹟在司成姻家姑蘇陸氏欲往索觀弗果然好事者以余良好之從覓贗本進余覽輒棄去冀遇其真焉至是仕浙右轄王元美以參藩來出所攜諸玩觀余而終及此卷稍葆笥祕之期三日而後發余病弗能往也元美乃遺余解中竟日披對如握驪珠不忍釋手其點畫變態意匠縱橫初若漫不經思而動遵銅範契合化工有不可名言其妙者余爲霍然而起信古今名品固自有真宜祕弗輕發而不知司成云陸氏之藏與之更誰雄長也覽已志之

莫如忠崇蘭館集

唐釋懷素洪州詩

懷素似不許右軍得名太過謂漢家聚兵楚無人也其與阮籍言世無英雄使豎子成名氣亦略等矣觀李廣射石秦人撲虎皆在氣全未分時使心一改而氣已移雖有勇決剛果何施於用邪懷素氣成乎技者也直視無前而能坐收成功天下至莫與爭勝其氣蓋一世久矣故能致一而終身不衰也

廣川書跋

唐釋懷素北亭草筆

懷素於書自言得筆法三昧觀唐人評書謂不減張旭素雖馳騁繩墨外而回旋進退莫不中節至旭則更無蹊轍可擬超忽變滅未嘗覺山谷之險原隰之夷以此異爾今其書自謂真出鍾草出張真字不見於世惟草獨傳當其手筆調和時忘神定氣徐起而視所鄉無前故能迥出唐諸子右奄薄劉宋齊隋而無有之其體製該備顧後世不能加也北亭所書適當其逐鴻蒙而問太虛時矣至其會處迺假浪岷山放乎江之津也

跋

廣川書